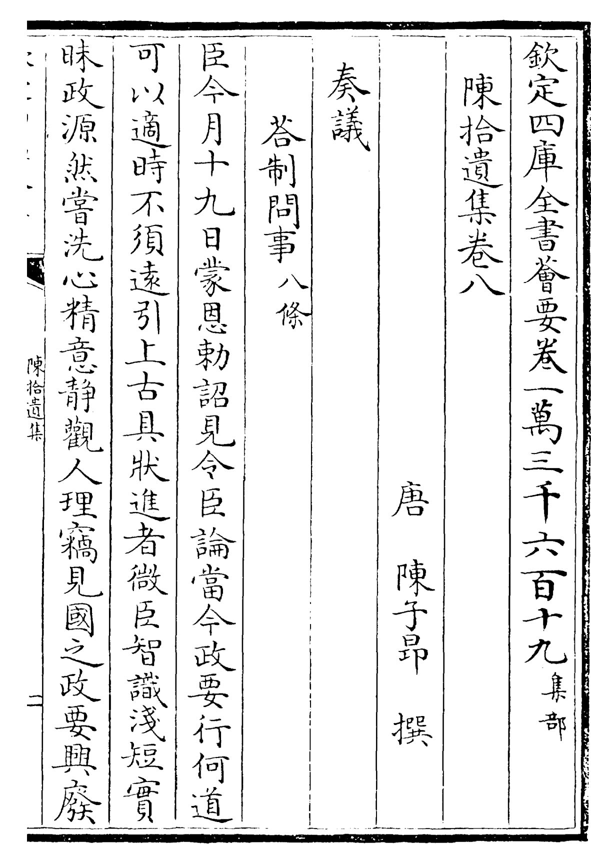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十九 集部

陳拾遺集卷八

唐 陳子昂 撰

奏議

荅制問事八條

臣今月十九日蒙恩勅詔見令臣論當今政要行何道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短實昧政源然嘗洗心精意静觀人理竊見國之政要興廢

在人能知人機順而施化趨時適變靜而勿動政要之實可得而行今陛下以應天命而受寳圖建立明堂施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髙年報功樹德順時興務至公至仁垂訓天下可謂典章大備制度弘逺五帝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貴採蒭蕘謹竭愚直悉心以奏凡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之事故陛下素所深知應亦倦譚亦倦聽不待臣更一二煩説也

請措刑科

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惟忠臣能逆意惟聖君能從利恩勅不以臣愚微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政大理已備矣但刑獄尚急法網未寛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觀聖人用刑貴適時變有用捨不專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賊叛逆之臣而為驅除以顯聖德聖人誅凶殄逆濟人寧亂必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

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措刑也然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亂靜刑息不為昇平所設何者太平之人悅樂於德不悅樂於刑以刑窮於人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不貴煩刑今神皇應運授圖臨御天下逆臣賊子頓伏嚴誅所以貞羣黨同惡就戮此葢天意將顯神皇威靈豈此凶徒所能自亂今魁首已滅朋黨已屠聖政惟昌天下咸服神皇又降文昌鴻恩滌蕩羣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實聖

政之至要者也臣伏見近來詔獄推窮稍復滋長追捕
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臣伏惟神皇聖意
務在措刑安恤天下不務察法以損昇平然今刑獄未
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於此也伏願神皇垂
愷悌之德務仁壽之恩勅法慎罰以省刑典臣伏見當
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途謡巷歌皆稱萬歲此其懐樂
聖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令神皇不以此時
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

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殺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則百夫愁人情大端畏懼於此令天下至廣萬國至繁神皇雖妙察獄固不可門告戸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法則非太平安人知務當今聖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至誠敢言其實冐死犯奏所冀天鑒務求措刑察臣所言非敢苟順

重任刑科

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神

皇深知倦問不假臣一二煩說今臣所更重說者實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固願神皇務在任賢誠得衆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然賢人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夫任而不信其才無由展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功無由別必神皇如此任賢則天下之賢雲集矣何以知其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神皇降

問小臣當今政理之要者臣竊以此為政要之至極何以言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尊名已顯大禮已備所未足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功可以於此而就斯實天地神靈贊助神皇而致此時也當此時不成千歲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誠愚竊為神皇所惜

明必得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

可識臣獨以爲賢固可易知人固可易識但是議者不精思之耳夫尚德行者必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邪佞之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有信義者必疾苟且之徒智者不爲愚者謀勇者不爲怯者死猶梟鸞不接翼薫蕕不同氣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正接佞兩不相利以信質僞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不聽勇者狥死怯者貪生皆事業不同趨向各異反

賢人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勇謀皆待其人然後獲展苟非其類道不虛行凡賢人君子未嘗不思效用但無其類獲進所以湮没於時今神皇誠能信任賢良旌納忠正知左右之臣灼然有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禄以榮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政合度者進失度者貶神皇但垂拱明堂保神和志天下之事臣必見日就無為不言而治也今神皇憂恤萬

機日不暇給昧旦丕顯中夜以思誠是羣臣未稱聖任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夫忠賢事君必諫君失奸佞事主必順主情直道曲事惟聖鑒所察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經信任無效所以致疑如裴炎劉禕之蹇本傳作騫味道周思茂固蒙神皇信任之矣然竟背德辜恩神皇以此有疑於信任

賢也以臣愚誠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國必待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若神皇疑於任賢欲以聖謀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不可獨理况聖躬不可勞弊神心不可細用此最須任賢者也臣聞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絶食以去病乃不知食絶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喻遠臣竊謂賢人於國亦猶食之在人固不為一噎而絶餱糧亦不可以謬賢而遠正士此實神皇聖鑒可明知也不待愚臣一二言之

伏願任賢無疑求士不倦以此為務天下誠不足理也若外有信賢之名而內實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日得百賢終是無益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熟察可信者信之

招諫科

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臣伏見神皇至公應物直道容賢然朝廷尚未見敢諫之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德在能

聽諫古典所說蓋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聖皇德冠三王名高五帝實由能容魏徵愚直獲盡忠誠國史書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啟從諫之道開貞觀已來此實為美今神皇坐明堂布大政神功聖業能事備矣夫骨鯁之士能美聖功伏惟神皇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版萬代有述非神皇卓犖仁聖臣不可獻此言也

勸賞科

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勵勇當今或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策功委命須賞未蒙優異臣伏惟人臣徇節在爵與名死節勤公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或加故不可以進賢顯能旌功勵行伏願神皇廣求此色本傳作表顯徇節勸勵百寮以及將士此最當今聖政之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蓋言其功當也夫賞而不知賢者不務也伏願神皇陛下特垂省察

請息兵科

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大者在兵甲歲興賦役不省神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資千王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以此傜役人何取安臣伏見國家自有事北狄於今十有餘年兵甲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勝之策朝廷無奇畫之臣哉臣竊謂不然是未計之廟算爾臣伏惟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何足誅滅然今未滅者

臣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算之機故使兵甲日多徭役日廣今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皇審圖廟算量其損益計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不虛行兵不虛行賦役自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恐人日以疲勞不得安息伏願熟察臣言審圖廟算則戎狄不足滅中國可永寧

安宗子科

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為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不

咸知虺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陛下唯罪其構逆者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恩念慈仁敦睦九族豈得宗室蒙此寧慶實大聖之德崇重宗支然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惠以恩信使其顯然明知陛下慈念之至上感聖德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必疑慮疑慮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懼危懼積則愆過生伏願陛下明恩賜垂愷悌之德使天下居無過之地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是天下有慶然賢人之業皆務

直道於姦邪不利姦邪不利必有讒譖此賢人之灾厄
如是也一人之行十人謗之未有不遭禍患者自古忠
良賢達罹此患者不可勝言
臣子昂言臣本草茅微陋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以
恩光將同近臣延問政要臣實愚昧何堪此寵頓首死
罪然臣之誠真實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妄况天子
之問敢不悉螻蟻之誠真實罄盡然臣所奏前件狀者
固是陛下所悉見知然臣復重言者貴以微誠披露肝

膽不知忌諱實戰實惶

上蜀川安危事　三條

臣伏見四月三十日勑廢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免五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然松茂等州諸羌首領二十年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以富巳潤屋今一旦停廢失其大利必是勾引生羌詐作警固以恐動茂翼等州復使國家徵兵鎮守若松茂等州無好都督則此詐必行旦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以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

兵赴救兵至賊散靡弊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斥堠乃命御史一人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即録奏稱加法以懲其姦庶可久長安帖不然受其弊

蜀中運糧既停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令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屬州縣土豪大族阿隱相容徵歛驅役皆入國用其中遊手惰業亡命之徒結為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則鳥散山谷如州縣怠慢則刼殺

公行比來訪聞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刼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加勑令州縣長官與使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刼賊徒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即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徒蜀州大獘必是未息天恩允此請乞作條例括法

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實縁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客因此侵漁剥奪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業因即逃亡凶險之徒聚為刼賊今國家若不清官人雖殺

獲賊終無益天恩前使右丞宋爽按察蜀州者乞早發遣除屏貪殘則公私俱寧國用可富若官人未清刼賊之徒必是未息以前劒南蠹弊如斯即日聖恩停軍息役若官人清正刼賊剪除百姓安寧實堪富國惟乞早降使按察謹狀聖歷元年五月十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遺陳子昂狀

上蜀中軍事

臣伏見劒南諸州縁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

百姓困弊臣不自恤竊為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此誠蜀國之珍府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弊之使百姓貧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松潘諸軍自屯鎮已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知其故伏惟念惜臣聞上有聖君下得直言賤臣敢越

次胄昧以奏臣在蜀時見相傳云聞松潘等州屯軍數不逾萬計糧給餉年則不過七萬餘石可盈足邊郡主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役十六萬夫夫擔糧輪送一㪷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來多有逃亡臣伏以吐蕃陛下未忍即滅松潘屯兵未可廢散若准此賦歛每年以十六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未殄滅劒南百姓不堪此役愚臣恐非聖母神皇制敵安人富國彊兵之神算者也愚臣竊見蜀中耆老平議

劒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為九等稅錢以市騾馬差州縣富戶各為馳主稅錢者以充脚價各次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夫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盈足比於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軌軍人保安邊鎮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其資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俱盡陛下若以此奏非虛或可採者請勒臣付所司對議得失然後具條目一一奏聞若臣茍為謬妄無益國家請罪死不赦

上益國事

臣聞古者富國彊兵未嘗不用山澤之利臣伏見西戎未滅兵鎮用廣内少資儲外勤轉餉山澤之利伏而未通臣愚不識大體伏見劒南諸山多有銅鑛採之鑄錢可以富國今諸山皆閉官無採銅軍國資用惟斂下人乃使公府虛竭私室貧弊而天地珍藏委廢不用以臣所見請依舊式盡令劒南諸州准前採銅於益府鑄錢其松潘諸軍所須用度皆取以資給用有餘者然後使

緣江諸州遞運散納荆衡沔鄂諸州每歲便以和糴令
漕運委神都大倉此皆順流來便無所勞擾外得以事
西山諸軍內得以實中都倉廩蜀之百姓免於賦斂軍
國大利公私所切要者非神皇大聖誰能用之管仲云
聖人用無窮之府蓋言此也
臣其言臣伏見神皇陛下恭己受圖遐想至理將欲制
御戎狄永安黎元不欲煩撓蒸人故為無益賤臣朝不
坐宴不預軍國大事非臣合言伏見松潘軍糧費過甚

太平百姓未得安居臣參班一命庶幾仁類不敢自見避諱忍之不言所以不懼身誅區區上奏冒越非次伏待顯戮惶慄死罪死罪

上軍國機要事

臣竊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彼逆賊詐造官軍文牒誣召懷昌昌等顓愚無備陷没令諸軍敗失東蕃固知然恐安東阻隔未審此詐國家若無私契與安東往來臣恐凶賊多端詐偽復設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

是資長賊權沒陷府城此固宜天恩已應先有處分然臣愚見不敢不言又賊初勝不即西侵者深恐圍略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圍略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伏乞天恩早為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衆懼急則人揺人揺則賊得其契故昔者聖人守静以制亂持重以伏姦大義常存人無憂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非慣征行

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即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即退或云此賊通使墨啜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勍敵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以比類今國家為契丹大發河東道

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空虛靈夏獨立今冰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據隴右亦關東隣黨凶羯姦謀覘知此隙驅其醜類大盜秦隴右馬羣是國所寳防備遠策良宜預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伏願詳審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不畜無益之子今朝廷三品五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府庫虛耗食人之禄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

邊有小賊則云無人驅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無寵祿臨難又不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令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令忠賢効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張立遇等喪律實由內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為智任權者以傾巧為賢羣居雷同以殉私為能媚妻保子以奉國為愚陛下又寬刑漏纓一作網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姦宄滋多

令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寛兵期山南淮南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即令便發且日行不可百里若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期懼罪逃散為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趂期亦恐不及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況兵疲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日便發猶不及期況未不堪用吳廣陳勝為盜由此切急切急即目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

往幽州納充軍糧其船夫多是客戶游手惰業無賴雜色人發家來時唯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幽州去此二千餘里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粮國家更無優恤但切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歎又諸州行綱承前多儎向一作勾至都糴納今儻有此類向滄瀛糴納則山東米必二百已上百姓必騷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檢點勾當知租米見在虛實又未宣恩旨慰勞兵夫惟切勒赴限儻在道逃亡此糧

有萬一非意損失則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為賊所圖切急切急楊玄感以此為亂實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不䵺慕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怕其粗豪不敢徵發今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心為國瑕隙頗揺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二心若縱懷二奸亂必漸臣伏思即日山東愚人有亡命不事産業者有游俠聚盗者有奸豪强宗者有交通州縣造罪過者如此等色皆是奸雄國家又不以法制役之臣恐

無賴子弟暴横日廣上不為國法所制下不為州縣所
羈又不從軍又不守業坐觀成敗養其奸心在於國家
甚非長計以臣愚見望降墨勑使臣與州縣相知子細
採訪有粗豪游俠亡命奸盜失業浮浪富族疆宗者竝
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宣恩旨慰勞以禮發遣若如
此則山東淳人安於泰山一者以㥘奸豪異心二者得
精兵討賊不須免奴稽胡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子弟
自不敢為過昔漢祖征東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

蕭何每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有彊雄之勢葢以此道是也夫亂羣敗衆者惟在奸雄奸雄既羈亂弊自息伏乞聖慈早圖之詩云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即日軍衆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驅賊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勇使貪伏望天恩賜給前件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衆未敢虛用比來將軍不明賞罸所以兵不齊心令聚十

五萬衆戈甲糧餉日費萬金不早克定恐所費彌廣山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役特乞天恩允臣所請

上軍國利害事 三條

出使

臣伏見陛下憂勞天下百姓恐不得所又發明詔將降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諸州兼申黜陟以求人瘼甚大恵也天下百姓幸甚臣竊以為美矣未盡善也何以言之陛下所以降明使豈非欲令天下黎元衆庶知陛下夙

興夜寐憂勤念之邪欲天下賢良忠孝知陛下夙興夜寐思任用之邪欲使天下奸人暴吏亦知陛下夙興夜寐務欲除之邪陛下聖意必若以此而發使乎則臣愚昧見陛下之使有未盡善也若愚臣所謂使者皆先當雅合時望為衆人所推仁愛足以存恤孤惸賢明足以進拔幽滯剛直足以不避彊禦明智足以照察奸非然後使天下奸人畏其明而不敢為惡也天下彊禦憚其直而不敢為過也天下英奇慕其德而樂為之用也天

下孤寡賴其仁而欣戴其恩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論出使故輶軒未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猶未出朝廷行路市井之人皆以為非任朝廷有識者亦不稱之夫天子之使未出魏闕朝廷之人皆已輕之何況天下之衆哉夫欲黜陟求瘼豈可得也陛下所以有此失者在不選人亦輕此使非天下之大任故陛下遂大失至於此也宰相徒以為常但奉詔而行之苟以出使為名不求任使之實故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

多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任也輕其任則不擇人不擇人則其使非實其使非實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爾臣久為百姓實委知之陛下欲令天下黎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政化不可得也故臣以陛下大失在於此也夫欲正其末者必先端其本清其流者必先潔其源自然之符也國家玆獘亦已久矣令陛下若不重選此使貴得其人天下黎元必

以為陛下尚行尋常之政不能革此弊也則賢人必不出貪吏必得志惸獨必哀吟天下百姓無荷頼於陛下此使也臣不勝有願願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使有威重名節為衆人所推者陛下因大朝見親御正殿集百寮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於是告以出使之意殷勤儆誡無敢或慾遂授以旌節而發遣之先自京師而訪豺狼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若如是臣必知陛下聖教不旬月之間天下家見而戶習也昔堯

舜氏不下席而天下理者蓋黜陟幽明能折中爾今陛下方開中興之化建萬代之功天下瞻望冀見聖政此之一使是陛下為政之大端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則不如不出使出使煩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猶烹小鮮而數撓之爾伏惟陛下察照

牧宰

臣伏惟陛下當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者豈非宰相

與諸州刺史縣令邪陛下若重此而治天下乎臣見天下理也若陛下輕此而理天下乎臣見天下不得理也何者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臣竊觀當今宰相已略得其人矣獨刺史縣令陛下獨甚輕之未見得其人是以腹心雖安而手足猶病而天下至今所以未有大利爾臣竊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陛下布德澤下明詔將示天下百姓必待刺史縣令為陛下謹宣之

故得其人則百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而掛墻壁爾陛下欲使家興禮讓吏勗清勤不重選刺史縣令將何道以致之邪愚臣竊見陛下未有舟檝而欲濟河河不可濟也臣比在草茅為百姓久矣刺史縣令之化臣實委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者一州得賢明刺史以至公循良為政者則千萬家賴其福若得貪暴刺史以狗私苛虐為政者千萬家受其禍矣夫一州禍福且如此況天下之衆豈得勝道哉故臣以為

陛下政化之首國之興衰在此職者也臣伏見陛下憂勤政理欲安天下百姓無使疾苦然猶未以刺史縣令為念何可得哉臣何知陛下未以刺史縣令為念竊見吏部選人補一縣令如補一縣尉爾但以資次為第從官遊歷即補之不論賢良德行可以化人而拔擢見用者縱吏部侍郎時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人已囂然相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而有驚怪也所以天下庸流莫不能得為縣令庸流一雜賢不肖莫分但

以為縣令庸流資次為選不以才能任職所以天下淩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為天子之令遣如此也自有國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豈不甚甚下一有可惜二字哉昔漢宣帝有言曰朕之所共理天下者豈非良二千石乎故宣帝之時能委任矣伏願陛下與宰相深知妙選以救正此弊使天下之人稍得以安臣有計然甚鄙近來能著於書願陛下興念與明宰相圖之以安天下幸甚幸甚

人機

臣聞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天下百姓是也夫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也故曰人不可使窮窮之則姦宄生人不可數動動之則災變起姦宄不息災變日興叛逆乘釁天下亂矣當今天下百姓雖未窮困軍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養自劍以南爰至河隴秦涼之間山東則有青徐曹汴

河北則有滄瀛恒趙莫不或被饑荒或遭水旱兵役轉輸疾疫死亡流離分散十至四五可謂不安矣幸得陛下以仁聖之恩憫其失業所在邊境有兵戰之役一切且停遂使窮困之人尚得與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各復其業獲以救窮人心稍安殆半年矣天下可謂幸甚愚臣竊賀陛下得天下之機能容靜之非陛下至聖大明不能如此也愚臣今所以為陛下更論天下之危機者恐將相有貪夷狄之利又說陛下以廣地彊武為威

謀動甲兵以事邊塞陛下或未知天下有危機萬一聽之臣懼機失禍構則天下有不可奈何也詩不云乎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臣願陛下垂衣裳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天下之人務與之共安然後使遐荒蠻夷自知中國有聖人重譯而入貢愚臣竊以為當今天下之大計也伏惟陛下念之近者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自以為威德廣大欲建萬代之業動天下之衆殫萬人之力兵役相仍轉輸不絶北討

胡貊東伐遼人於是天下百姓窮困人不堪命機動禍
構遂喪天下是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臣冀收
夷狄之利卒以滅亡者也隋氏之失可以殷鑒豈不大
哉伏惟陛下察之國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國之衆
半天下受其弊然遂事不諫當復何言陛下不以臣愚
芻蕘可採一賜召臣至玉陛得以口論天下幸甚
臣子昂言臣本下愚未知大體今月十六日特奉恩勅
賜臣紙筆遣於中書言天下利害天之降命敢不對揚

而孤負聖恩萬一無補死罪死罪謹率愚見封進以聞
塵聽玉階伏闕累息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三條

臣聞聖人制事貴於未亂所以用成功光濟天下大業
臣伏見國家頃以北蕃九姓亡叛有詔出師討之田揚
名發金山道十姓諸兵自西邊入臣聞十姓君長奉詔
之日若報私讐莫不為國家克翦凶醜遂數年之內自
率兵馬二萬餘騎經途六月自食私糧誠是國家威德

早申蕃戎得効忠赤今者軍事已畢情願入朝國家乃以其不奉璽書妄破回紇部落責其專擅不許入朝便於凉州發遣各還蕃部臣愚見竊為國家危之深恐此等自兹成隙何以言之國家所以制有十姓者本為九姓大歸服聖朝十姓微弱勢不能動故所以委命臣妾為國忠良今者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莫知所歸回紇金水又被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家所有今欲犄角亡叛雖將邉疆惟倚金山諸蕃尚本傳作共為形勢有

司不察此理乃以田揚名妄破回紇之罪坐及十姓諸豪拒而遣還不許朝覲臣愚以為非善御戎狄制於未亂之長策也夫蕃戎之性人面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蓋易動難安古所莫制也今阻其善意逆其歡心古人所謂放虎遺患不可不察自臣昨於甘州日見金山軍首領擬入朝者自蕃中至巳負其功見燕軍漢兵不多頗有驕色察其志意所望殊髙與其言宴又詞多不順令更不許入朝謁疑以罪與回紇部落復為大雠此

則内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懐不自安烏駭狼顧亡叛沙漠則河西諸蕃恐非國家所有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旣往難追十姓無罪不宜自絶今若安破回紇有司止罪揚名在於蕃情足以為慰十姓首領國家理合羈縻許其入朝實為得計今北蕃旣失虜不自安廟勝之策良恐未爾事旣機速伏乞早為圖之

臣伏見今年五月勑以同城權置安北府此地逼磧南

口是制匈奴要衝國家守邊實得上策臣在府日竊見磧北歸降突厥已有五千餘帳後之來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戶四千餘帳奉勅亦令同城安置磧北喪亂先被饑荒塗炭之餘無所依仰國家開安北府招納歸降誠是聖恩洪流覆育戎狄然臣竊見突厥者莫非傷殘羸餓竝無人色有羊馬者百無一二然其所以攜幼扶老遠來歸降實將以國家綏懷必有賑贍冀望恩覆獲以安存故其來者日以益衆然同城先無儲畜雖

有降附皆未復矜蕃落嗷嗷不免饑餓所以時有刼掠自相屠戮君長旣不能相制以此盜亦稍多甘州頃者抄竊尤甚今安北府見有官羊及牛六千頭口兵糧粟麥萬有餘石安北初置庶事草創孤城兵少未定威懷國家不贍恤來降之徒空委此府安撫臣恐降者日衆盜者日多戎虜桀黠必為禍亂夫人情莫不以求生為急今不以此粟麥不以此牛羊大為其餌而不救其死人無生路安得不為羣盜乎羣盜一興則安北府城必

無全理府城一壞則甘凉已北恐非國家所有後為邊患禍未可量是乃國家故誘其為亂使其為賊非謂綏懷經遠之長策也且磧北諸蕃今見大亂亂而思理生人大情國家旣開綏撫之恩廣置安北之府將理其亂緒以慰喻諸蕃取亂存亡可謂聖圖弘遠矣然時則為得事則未行何者國家來不能懷去不能制空竭國用為患於邊取亂之策有失於此況夷狄代有其雄與中國抗行自古所病倘令今有勃起遂雄於邊招集遺散

收强撫弱臣恐喪亂之衆必有景從此亦國家之大機不可輕而失也機事不密則必害成聖人之至誠今北蕃未定降者未安國家不早為良圖恐坐而生變乞得

命奏指陳其利害邊境幸甚幸甚

臣竊見河西諸州地居邊遠左右寇賊並當軍興頃年以來師旅未静百姓辛苦殆不堪役公私儲蓄足可憂嗟頃至凉州問其倉貯惟有六萬餘石以支兵防纔周今歲雖云屯田收者猶在此外略問其數得亦不多今

國家欲制河西定戎虜此州不足未可速圖又至甘州
責其糧數稱見在所貯積者四十餘萬石今年屯收猶
不入計臣觀其衝要視其山川信是河西扼喉之地今
北當九姓南逼吐蕃二虜奸回凶猾未測朝夕警固頗
有窺覦甘州地廣糧多左右受敵其所管戶不滿三千
堪勝兵者不足百數屯田廣遠倉蓄狼籍一虜為盜恐
成大憂凉府雖曰雄藩其實已甚匱竭夷狄有變不堪
軍興以河西諸州又自守不足今瓜肅鎮防禦仰食甘

州一句不給便至饑餒然則河西之命今並懸於甘州矣此機一失深足憂危又得甘州狀稱今年屯收用為善熟為兵防數少百姓不多屯田廣遠收獲難遍時節既過遂有凋固所以三分收不過二人力又少未入倉儲縱已收刈尚多在野臣伏惟吐蕃桀黠之虜自為邊寇未嘗敗衂頃緣其國有亂君臣不和又遭天災戎馬未盛所以數求和好寢息邊兵其實本畏國家乘其此弊故甲辭詐偽苟免天誅今又聞其贊普已擅國權上

下和好兵久不出其意難量比者國家所以制其不得東侵實由甘京素有蓄積士馬彊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勢不能動令則不然甘州倉糧積以萬計兵防鎮守不足威邊若使此虜探知潛懷逆意縱兵大入以寇甘涼雖未能刼掠士人圍守城邑但燒甘州蓄積蹂踐諸屯臣必知河西諸州國家難可復守也此機不可一失一失之後雖賢聖之智亦無奈何臣愚不習邊事竊謂甘州宜便加兵內得營農外得防盜甘州委積必當更

倍何以言之甘州諸屯皆因水利濁河溉灌良沃不待天時四十餘屯竝為奥壤故每收獲常不減二十萬但以人功不備猶有荒蕪今若加兵務窮地利嵗三十萬不為難得國家若以此計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出數年之間百萬之兵食無不足而致倉廩既實邊境又彊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管仲云聖人用無窮之府積不涸之倉事非虛言也

陳拾遺集卷八

謹案卷七第一頁前五行上大周受命頌表例應列入前卷表類原本殆因此篇與頌係同時所作遂誤編於此

第七頁前四行禡牙文以下三首原本闕今從文苑英華補録

第十二頁後七行按春臺引文内有從畢公以酬飲句當是集某處原本旁注作寒食集畢應有闕文今姑注闕字以俟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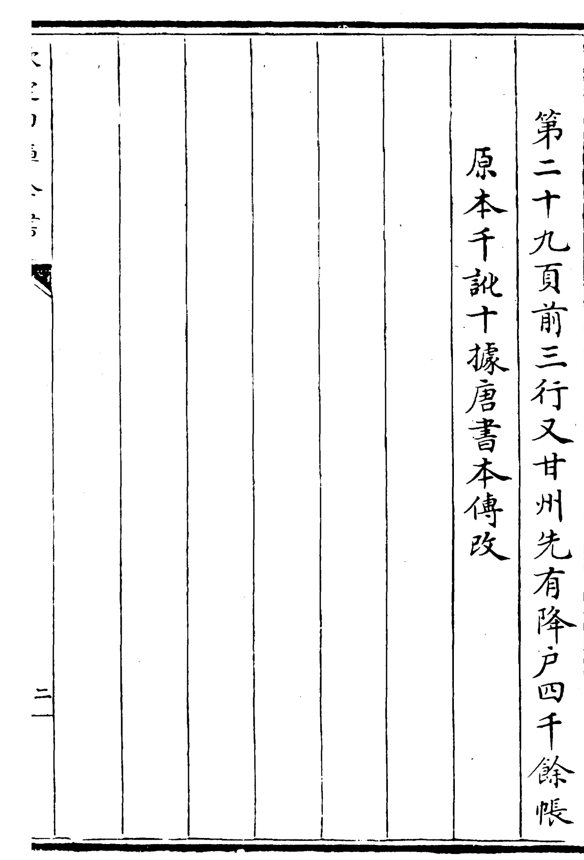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前四行言迓章華之路原本華訛葉今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談高趣逸原本趣訛趨今改

第二十九頁前七行偃武櫜弓原本櫜訛槖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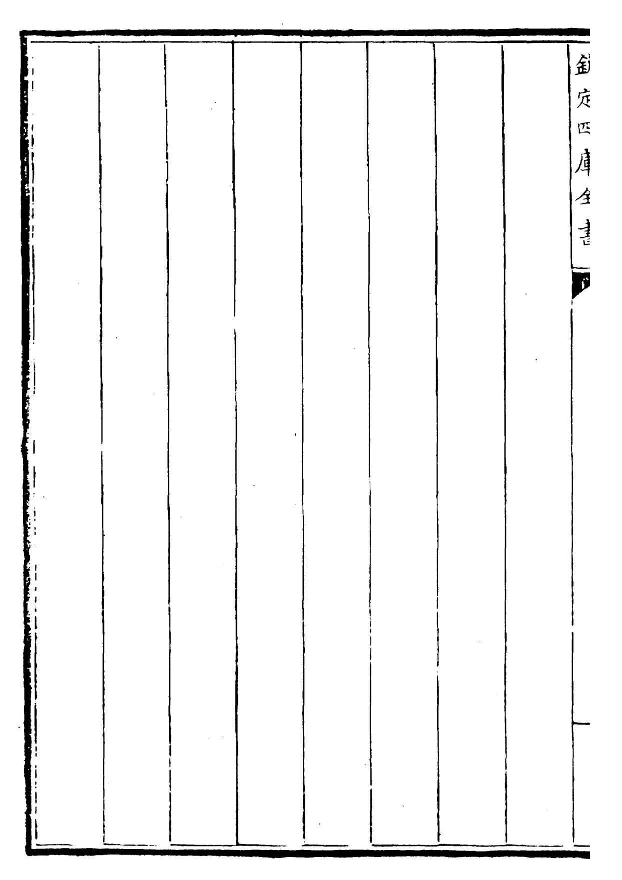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頁後八行嘉馬參軍相過醉歌序原本過訛遇據目録改

卷八第二十七頁前五行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諸兵原本揚訛楊據唐書改



第二十九頁前三行又甘州先有降户四千餘帳

原本千訛十據唐書本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陳拾遺集卷九 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陳拾遺集卷九

唐 陳子昂 撰

諫靈駕入京書

梓州射洪縣草莽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

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說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予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迹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之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

之耀軍國大事遺詔决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
詔書梓宫將遷坐京師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
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
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
亭育不能歴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
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蒙
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
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

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絶漠致山西之寶然後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本傳作羈利策横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攖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運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饉人被荐饑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

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沈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横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兵徵發近畿鞭扑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舂作無時秋成絶望凋瘵遺噍再罹饑苦倘不堪其弊有一逋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圖也

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過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邃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名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殁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墳籍

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
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
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
崇麗秀冠羣峰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
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
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瀍澗之
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
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主養淳

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遷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於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循曾閔之小節臣愚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謀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顧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

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而亂大謀仲尼之至誡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隴之憂未時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令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駈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陜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惟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

謀後事者逆先事後圖者失然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巖谷滅迹朝廷竊感婁敬委輅不非其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

諫雅州討生羌書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聞道路云
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
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涼鳳巴延兵以徇之臣愚以
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之邊羌
自國初以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
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
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
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

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虓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為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顛顇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

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賨不敢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闗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賨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得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邉羌開隘道使

其收奔亡之種為嚮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况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也人之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

傷財臣恐未及見羌戎而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敝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以計鉅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乃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意者得非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孱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

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爲不出百年此其爲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麽安北拔單于㯫龜兹於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

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關隴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惟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況敝中夏哉臣聞古人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善然後能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諫刑書

承務郎守右衛曹叅軍臣陳子昂謹頓首昧死上言臣聞昔者聖人理天下者美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於刑措臣伏見陛下務太平之理而未美太平之功賤臣頑微竊惑下列臣前蒙天恩召見恩制賜臣曰既遇非常之主何不進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天恩降休伏刻肌骨不敢忘捨今陛下創三皇之業務三皇之理大統已集神化光明雖伏羲神農昔有天下誠未足比臣敢不

竭節以効愚忠臣聞自古聖王謂之大聖者皆云尚德崇禮貴仁賤刑刑措不用謂之聖德不稱嚴刑猛制用獄為理者也故周有天下八百餘歲而惟頌成康漢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獨稱文景皆由幾致刑措者也何者刑政之末節非太平之資臣竊考之於天天貴生成驗之於人人愛生育旁稽於聖聖務勝殘皆不云以刑為德者然則聖王養天下者固當上務順天下務齊人不天不人不可謂理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曰天地

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然則為人父母固當貴於德養不可務於刑殺臣伏惟陛下聖德至大矣應天受命有三皇之功順人正位有三皇之業拜圖廵洛有三皇之符專名顯號有三皇之策明堂神構萬象宣威風雨順時百穀昌熟可謂足為萬代之規也今天下百姓抱孫弄子鼓腹以望太平之政矣陛下為天地父母固將務德以順養之登於太和以協皇極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理猶屈

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不宜亂臣賊子自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詔囚李珍等無罪明魏真宰有功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掛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私恨之賴陛下又獨決天斷寬蕩羣刑死囚張楚金郭正一弓彭祖王令基等以凶惡之罪特蒙全活枯骨更肉

萬死再生天地神祇實用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去年八月已來天苦霖雨自陛下赦李珍等罪天朗氣晴萬品咸歡宙宇同慶又其月二十一日恩勅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慶雲者喜氣也臣伏攷之洪範驗之六經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休咎之應必不虛來陛下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慘而陰雨陛下赦罪則舒而陽和君臣歡娱則喜而見慶雲天意如此陛

下豈可不承順之夫刑者怒也可以承喜氣今又陰雨
臣恐過在獄官況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業
不以務刑今垂拱法官且猶議殺布政衢室而未措刑
賤臣頑愚尚疑未可況巍巍大聖光宅天下哉今者繫
獄囚徒多極法者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
見之自詰其罪罪眞實者顯示明刑罪有濫者嚴誅
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以清太平之基用登仁壽
之域豈非至德克明哉昔鄧太后以天降旱親決洛陽

獄因徒良史書之而以為德况陛下大聖億萬超於鄧后者矣夫獄吏不可信多矣國權自古敗亡聖王所誡陛下萬代之業千載之名故不可使竹帛書之有厯於此也伏願熟察以美太平之風愚臣不勝愚懇忠憤之至輙投諫匭昧死上聞云云

諫政理書

月日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再拜獻書闕下臣子昂西蜀草茅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讀

書竊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經歷觀丘墳旁覽代史原其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初至於周隋之際馳騁數千年雖未得其詳而略可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後化之過此已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以至道之精理於天下臣雖竒之然其說不經未得信也至殷髙宗亦延問傅說然纔救弊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臣每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没代而不得見也豈知霑沐聖化未終天年幸得遊京師觀皇化

親逢大聖之詔布於天下問於賢士大夫曰何道可以
調元氣賤臣孤陋誠未足知然臣竊觀自古帝王開政
之原備矣未有能深思遠慮獨絶古今如陛下者也故
賤臣不勝區區願竭固陋以聞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
休然或萬一有可觀者敢冐昧闕廷奏書以聞伏惟皇
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
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
之靈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

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
帝代見人之通於天也天之應乎人也天人相感陰陽
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之所以不作遂則觀象於
天察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
於是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
食美其服陰陽太和元氣以正天瑞降地符昇風雨以
時草木不落龜龍麟鳳在郊藪矣洎顓頊唐虞之間不
敢荒寧亦克用理故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

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至夏德衰亡殷政微喪桀紂昏暴亂干天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遂竭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為瑶臺起乎瓊室極荒淫之樂窮耳目之玩傾宫之女至數千人竒技淫巧以億萬計信巫鬼聽譏邪遂為糟丘酒池炮烙之刑一鼓牛飲者三千人龍逢不勝其憂諫而死箕子不堪其憤囚為奴是以陰陽大乖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見灾異疾疫大興妖孽兹作而桀紂不

悔卒以滅亡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順天應人誠信忠厚加於百姓德澤休泰興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三十餘年天下之道始和矣幽厲之末復亂厥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百川沸騰山塚崒崩人以愁怨疾厲為作故其詩曰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天地生人之理復悖於茲矣嗚呼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近有隋氏亦不克終厥初隋高帝之有天下也以六合為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

帝承平自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宴之樂以為人主之急務也於是乃鑿御渠決黄河自伊洛之間而屬之揚州生人之力既弊天地之藏又洩煬帝方忻然以為得計將後宫綵女數百千人逐泛龍舟遊三江五湖之間當其得意也視天下如脱屣爾其後百姓騷弊灾變數興吏人貪暴其政日亂陰陽感怒彗孛以出煬帝不悟自以為天下安於泰山方率百萬之師而有事於遼當時山東父子不得相保也天厭暴

政人懐亂亡故遼東之役未歸而中國之難巳起身死逆手宗廟以隳其故何哉逆天人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之際觀禍亂之由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信不欺爾不意陛下以大聖之慮見天人之心將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始自非陛下合天地之德有日月之明誰能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於元氣哉此昔者伏羲氏之所以本天人而為三皇首也愚臣暗昧不勝大願願陛下若為大唐建萬代之策恢三聖之功傳乎

子孫永作鴻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主有所守也非甚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於泰山功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宫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愚意者豈非天皇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陛下欲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於何理哉故臣不勝區區螻蟻之誠思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

恢大唐之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虫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事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黄帝合宫有虞總期

期唐堯衢室夏后世室羣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作章

於此教也臣雖未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順其時月而爲政則風雨時寒暑平萬物茂暢五穀登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而

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蟲螟為害霜雹成灾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為教之大業也是以臣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策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陛下若不以臣微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庭倘事便於今道不遠一作違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俊之士博通古今皇王政理之術者與之按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鑾輿駕蒼龍載

青旂佩蒼玉從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倫朝於青陽左个負斧扆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於是遂發大號宣布四方使各順十二月之令無敢有逆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爲常陛下遂躬藉田親蠶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害去暴以正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矜寡孤獨疲癃羸老不

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綉雕琢技巧之飾非益於理者悉棄之巫鬼淫祀誑惑傳作營惑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至誠躬服質素以為天下先愚臣以為不出數年之間將見太平之化也天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潔粢盛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臣伏惟陛下至德明聖未有能越行此道者也故臣竊以為此化一成則人倫之道自

睦刑罰之原自息兵革之事不興還淳之途可見仁壽禮讓稼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以賤臣未得為陛下一二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故臣欲陛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陛下方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歲月矣堂宇蕪穢殆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可以聚天下英賢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樽俎

之師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道也今則荒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豈可得哉况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壊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柰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者也陛下何不詔天下冑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未曲盡者恐煩聖覽必陛下恕臣昬愚請賜他日别具奏聞

諫用刑書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詣闕上疏

臣本蜀之匹夫官不望遠陛下過意擢臣草莽之下升在麟臺之閣光寵自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將何克負然臣聞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懷佞不諫罪莫大焉况在明聖之朝當不諱之日方復鉗口下列俛仰偷榮非臣之始願也不勝愚惑輙奏狂昧之說伏惟陛下少加察焉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彊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

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變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所貴矣況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可謂策之失者也伏觀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宙保乂黎人發號施令出於誠𢙣天下蒼生莫不想望聖風冀見神化道德為政將待於陛下矣且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天人之符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

亂倡禍法合誅屠將息奸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勸於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遊有跡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訊枝葉蟠拏大或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奸人熒惑乘險相誣糺告疑似冀圖爵賞叫於闕下者日有數矣於時朝廷皇皇莫有自固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斯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時人獲泰謂生再造愚臣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之機也不謂議者異

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爲理威刑爲務使前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邉兵革相屠向歷十載闗河自北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騖湟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屢遭凶年流離饑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邉境獲安中國無事隂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

相養矣故揚州構禍殆踰五旬而海内晏然纖塵不動豈非天下蒸庶厭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知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欲察察為政肅理寰區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人臣愚以為非適變隨時之議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究百無一實

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訴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奸惡之黨決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雲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自古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内憂物理之自然也臣亦不敢以遠古言之請借隋而況臣聞長老言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襲窮毒威武厭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

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崤閼之勢傾宇宙矣然
亂未踰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烝人
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為元惡既誅
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
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内豪士無不罹殃遂
至殺人如麻血流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矣於是蕭
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揺遂
竝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

臣竊以此上觀三代夏殷周興亡下逮秦漢魏晉理亂莫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害在乎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為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巳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豈能無濫也寃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

悖亂羣生厲疫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焉而生矣頃來亢陽愆候密雲而不雨農夫釋耒瞻望嗷嗷豈不由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下人也倘旱遂過春蘇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何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柰何以堂堂之聖猶務彊霸之威哉愚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奸倘

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相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作詐惑亂京師致使太子奔走兵交宫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劉氏宗廟幾傾覆矣頼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臣每讀漢書至此未嘗不為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恐負陛下恩遇臣不敢以微

命蔽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刑罰望在恤刑爾乞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臣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申宗人寃獄書

臣聞古人言為國忠臣者半死而為國諫臣者必死然而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諫主至聖之主不惡直以廢忠臣幸逢陛下至聖大明好忠愛直每正言直諫特見優容今陛下方御寶圖以臨陽館崇闡玄化寧濟蒼生固

臣精心潔意願陛下至德與三皇比矣然臣伏見陛下有至聖之德至忠之臣猶使上下不通内外壅隔臣竊懼之恐後代或以聖朝無至忠之臣敢冐萬死越職上奏伏乞天恩寛臣喘息畢盡忠言臣聞上有聖君下無枉臣昔舜去四凶堯不罪舜周公誅管蔡成王不罪周公霍光誅燕王昭帝不罪子孟何者此數公者為國討賊為君殄讎假雖擅權猶不可罪況奉君命而執法者乎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徇公之節執法不撓

為國殄讎頃者逆子賊臣陰構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彊禦唯法是守唯惡是讎幸得察罪明辜窮奸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誠是陛下神斷之明抑亦盡忠之効陛下所以自監察御史擢拜為鳳閣舍人者豈不以表其臣節報其竭誠使天下之人知其忠懇者也當此之時忠必見信行必見明自謂專一事君

無貳也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構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詰幽窮詔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床抱疾喘息朝不保夕今日身幽獄户死生斷絶朝蒙國榮夕為孤囚臣竊痛之頃者至忠而今日受賂辜負聖主憂及慈親誠足痛恨臣比者固知不免此禍不能度德量力貪榮昧進以訟受服誰能免尤向使辭寵讓榮陳力下列雷同衆輩勤恪在公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恭默聖代臣固知今日未招此患何者

古人云盜憎主人被誅者不能無怨頃來執法誅罪多是國之權豪父讎子怨豈可勝道親黨陰結同惡相從使肝為朝脯肉為俎醢宗誅族滅肝腦塗地彼凶讎也未足以快其心況蒙國寵榮位顯朝列凶讎切齒怨黷何窮臣竊恐今日之辜已是讎怨者相結構矣陛下至聖明察豈不為之降照哉倘萬一讎誣濫罪使凶嚚者得計忠正者見辜為賊報讎豈不枉苦夫孤直者衆邪之所憎至公者羣惡之所疾寡不敵衆孤不勝羣羣誣

成罪聖不能救自古所有非止於今古者吳起事楚抑
削庶族以尊楚君楚國既彊吳起蒙戮商鞅事秦專討
庶孽以明秦法秦國既霸商鞅極刑晁錯事漢諸侯威
彊七國驕奢將淩宗室錯削弱其勢以尊漢景帝不悟
惑奸臣之說遂族滅晁氏此三臣豈不盡忠願保其君
然而身死族滅為讎者快皆當代不覺而後代傷之聖
主明君可不為之痛傷邪臣以嘉言雖無三子之智竊
恐獲罪或與之同伏惟陛下仁慈矜憐憫察其忠臣聞

漢高祖謀楚與陳平四萬金及其為帝不問金之出入何者立大功略小過夫有大忠者不求小過所謂聖主之至道者也陛下豁達大度至聖寛仁觀於漢祖固已遠矣齷齪小吏何足為陛下深責哉伏願天恩矜愚赦罪念功補過乞將終養老母獲盡餘年豈非聖主之恩仁君之惠有禮有訓善始善終哉臣於嘉言親非骨肉同姓相善臣知其志然非是丘園之賢道德之茂大雅明哲能保其身假使獲罪於天身首異處蓋如一螻蟻

爾亦何足可稱然臣念其曾一日承恩蒙聖主駈使不以赤誠取信今乃駕罪見疑臣實痛之恐累聖主之明傷其老母之壽身汚明法為後代所悲臣知其忠豈能無惜所以敢冒萬死乞見矜憐臣若言非至忠苟有僥倖請受誅斬伏表惶怖魂魄飛揚

諫曹仁師出軍書

臣伏見詔書發懐遠軍令郎將曹仁師訊勒以征匈醜

臣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

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徼精卒十萬北巡朔方略地而還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臣猶慮曹仁師未識典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為利不以全兵為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忌諱曾聞事君之道所貴盡心以為非安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

到突利城迴兵之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草枯泉涸
南中士馬不耐初寒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靈州常時所
發之處却迴到雲内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内城中又先
未有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筭十不存二若
送南中散就諸州路程益遠疲瘦更極以臣愚算十不
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於
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脱若功未克成士
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

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旣虛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但慮
後之誹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絶漠多喪士馬非臣臆度
輙敢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足旋
師之日惟餘四萬四十年不得事匈奴葢由此臣願陛
下考驗前古取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陳拾遺集卷九

陳拾遺集卷十

唐　陳子昂　撰

書啟

為建安王與遼東書

月日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於遼東州高都督蕃府賢甥某至仰知破逆賊孫萬斬十有餘陣并生獲夷賊一千人三軍慶快萬里同歡都督體英偉之

才抱忠義之節遂能身先士卒為國討讎以數百之兵當二萬之寇指麾電掃逆黨雲銷非都督智勇過人威名遠振誰能以少擊衆陷醜摧兇使國家無東顧之憂是都督之力也賢甥俊酷似其舅遂能與其等應機破敵効節立功此已各賞金帶緋袍薄荅誠効更自録奏擬加榮官願都督遠知此意也今賊饑餓灾疊日滋天降其殃盡滅已死人厭其禍萬斬方誅營州士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准待官軍其令將蕃漢精兵四十萬

衆尅取某月日百道齊駈分五萬蕃漢精兵令中郎將薛訥取海路東入舟檝已具來月亦發請都督勵兵秣馬以待此期共登九山看殄凶虜書勛竹帛開國傳家是都督建功之日也中間尅期同會當更別使知聞正屬有軍事未能委曲初春向暖願動靜勝常所是都督官屬及大首領竝左右立功人等竝申此問相見在近預以慰懷

為建安王荅王尚書送生口書

使至所傳斬首及生擒獲馬等具如來狀仰以欣快三軍共之狡寇逋誅此未擒馘師徒企踵爭望先鋒尚書遠略英謀臨機果斷僭制凶醜梟首伏辜在此諸軍實增慕勇旣壯尚書之節又羨先登之功幽州士人尤以慶快破竹之勢自此為階某方擐甲負戈為尚書後列登高臨陣坐觀俘虜此期在即領以慰懷初春猶寒願保休勝禆將已下各慰問之云云

為建安王與諸將書

使至辱書仰知都督率兵馬摧破凶虜遠聞慶快實慰
永懷非公等忠勇兼資統率多算同心戮力殉節忘軀
以尅翦逋兇揚國威武在此將士聞公等殊戰賊不當
鋒莫不西望慣勇欽羨獨尅甚善甚善即日契丹逆醜
天降其災盡病水腫命在旦夕營州饑餓人不聊生唯
待官軍即擬歸順其比訓勵兵馬襲擊有期六軍長驅
此月將發恨不得與諸公等共觀諸將斬馘獻俘旦夕
嚴寒願各休勝契丹破了便望迴兵平殄默啜與公等

相見有日預以慰懷臨使怱怱書不盡意

為建安王與安東諸軍州書

日月清邊道行軍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安東諸州刺史并諸將部族官屬等初春猶寒公等久統兵馬勤國扞邊不至勞弊也其如常比賊中頻有人出來異口同詞皆云逆賊李盡滅已死營州饑餓人不聊生諸番首領百姓等唯望官軍即擬歸順前後繼至非止一人其先使人向營州迴且得父老密狀云賊勢窮蹙去

正月上旬有妖星落孫萬斬營中其聲如雷賊黨離心各以猜貳天殃如此人事又然平殄凶渠正在今日大軍即以二月上旬六道竝入指期尅翦同立大勛請公等訓勵兵馬共為犄角開國封侯其機在此幸各勉力以圖厥功尋當更使人續往先此不具

為建安王荅王尚書書

使至辱書知初出黃龍即擒白鼠凶賊滅兆事乃先徵凡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坎精穿窬為盜夜遊晝伏乃

是其常令白日投軀素質委命賊降之象理必無疑近再有賊中信來親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訓兵勵士秣馬嚴威因其凶亂之機乘取敗亡之勢事同破竹無待剪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與韋五虛已書

命之不來也聖人猶無可柰何况於賢者哉僕嘗竊不自量謂以為得失在人欲揭聞見抗衡當代之士不知事有大謬異於此望者乃令人慙愧悔赧不自知大笑

顛蹶恠其所以者爾虛已足下何可言邪夫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子昂其如命何雄筆雄筆棄爾歸吾東山無汩我思無亂我心從此遁矣屬病不得面談書以述言子昂白

為蘇令本與岑内史啟

某啟某聞子以母貴自古通方禮以親榮在昔恒理豈非奉上之道休泰必同膝下之恩親愛先及伏惟尊舅寵居崟戚位列崇班實富貴於當今允尊榮於前代居

得言之地據至要之途九族同欣皆憑於奬眄六親咸賴仰沐於恩波莫不拂拭增其羽儀譚薦長其光價其自末品忝在甥徒早蒙撫育之恩不殊骨肉之愛自痛無福家禍遂纏爰在孤遺載延慈眷愛同諸子禮越常流遂得教訓成人策名從宦舅又曲垂顧念恩甚庭闈渭陽之情實多荷戴猥以庸薄叨累周行自委質戎班昭名果毅經今一十三歲矣而竟未一遷仰望儕流莫不皆居顯位旋觀時輩亦以再歷榮班獨其一人空嗟

留滯雖命塗乖舛良或甘心然親貴盈朝豈忘提奬所以仰瞻恩惠不棄於疎微冀降慈流有憐於孤賤伏願舅大弘收採之眷特垂咳唾之恩矜憫小子使得官及朋友寵以親榮私門載昌幽冥是頼豈不幸甚豈不幸甚無任企仰之至謹奉啟不宣某再拜

上薛令文章啟

某啟一昨恭承顯命再索拙文祗奉恩榮心魂若勵幸甚幸甚甚某聞鴻鐘在聽不足論擊缶之音太牢斯烹安

可薦藜羮之味然則文章薄伎固棄於高賢刀筆小能不容於先達豈非大人君子以為道德之薄哉其實鄙能未窺作者斐然狂簡雖有勞人之歌悵爾詠懷曾無阮籍之思徒恨跡荒淫麗名陷俳優長為童子之群無望壯夫之列豈圖曲蒙榮奬躬奉德音以小人之淺才承令君之嘉惠豈不甚幸豈不甚幸伏惟君侯星雲誕秀金火間成衣冠禮樂範儀朝野致明君於堯舜皇極允諧當重寄於阿衡中階協泰非夫聰明博達體變知

機如其仁如其仁方當拔俊賞奇使拾遺補闕坐開黃閣高視赤松然後與稷契夔龍比功竝德豈徒蕭曹魏丙屑屑區區而已哉某實細人過蒙知遇顧循微薄何敢祗承謹當畢力竭誠策駑磨鈍期効忠以報德奉知己以周旋文章小能何足觀者不任感荷之至

陳拾遺集卷十

陳拾遺集附録

唐書列傳

宋宋祁撰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為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貲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俠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宫長安於

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寳長羈利策横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逼匈奴巴隴攖吐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荐饑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쬲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

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𣎴遺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盜賊揭挺叫嘑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竝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

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蒿邙右盼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廥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陜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抔粟陛下何與遏之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

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
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
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
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
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
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
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神鬼發妖見災疾
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

加於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塚沸崩人用咨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合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

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黄帝合宫有虞總章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

于青陽左个負斧扆憑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息獄以恤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宫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朞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於此得賢臣焉令委

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柰何為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冑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九道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

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

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之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

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劒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吏狡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

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於是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
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
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
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彊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
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
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
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
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

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内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絶罪止楊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為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戸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饉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

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饑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䘏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蹐以待陷後爲邉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繁興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

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鎛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門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饑是河西之命係於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來侵者繇甘京士馬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

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為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獪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

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闕隴為空今迺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絶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邉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

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贓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

六驗也蜀士尫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邉陲且不守而為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為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饑闕隴敝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邉人駭情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

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居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概謂令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為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

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滌蕩羣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

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智不為愚者謀勇不為怯者
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器其理自然何者以德莅
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
以信質偽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殉死
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
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汩於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
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禄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
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

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嘗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謂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絶食不知食絶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逺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徳在能納諫太宗徳參三王而能容魏徴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徳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禄寵秩妄加非所

以表庸勵行者也頗表顯狥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悦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於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廼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

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冑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輙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

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擒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歷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塚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

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内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大歷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

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聾者不見泰山聵者不聞震霆子昂之於言其聾聵歟

陳氏别傳

唐盧藏用撰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潁川五世祖方慶得墨翟祕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家焉世為豪族父元敬瓌偉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

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黿魚之赴淵也以明經擢第受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地骨鍊雲膏四十餘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豪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絶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為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太學歴詆羣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為

遠近所稱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勑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曄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貨鬻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曹上數召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輙罷之以繼母憂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

晚愛黄老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總戎律臺閣英妙皆置在軍麾時勑子昂參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没三軍震慴子昂進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亂常天意將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懿親威略邁世受律廟堂弔人問罪具精甲百萬以臨薊門運海陵之倉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雄傾天下以事一

隅此由舉太山而壓卵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玄遇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冦威而殆戰士夫冦威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後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令大王冲謙退讓法制不申每事同前何以統衆前如兒戲後如兒戲豈徒為賊所輕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爾非能家至戶到然後可服況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兵以屬王安危成敗在百日之内何可輕以為尋常大王若

聽愚計即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期成功報國可欲送身誤國耶伏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事須先比量智愚衆寡勇怯强弱部校將師之勢然後可合戰求利以長攻短今皆同前不量力又不簡練暗駈烏合敗後怯兵欲討賊何由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況奸賊勝氣十倍未可當也且統衆禦奸須有法制親信若單獨一身則朱亥金鎚有竊發之勢不可不畏人有負琬琰之寶行於途必被刼賊何者為寶重人愛之今夫王位

衆人上總半天下兵豈直琬琰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
失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為功也故願大王於此決策
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言則至時機巳失機與
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誠能聽愚計乞分
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建安方求鬬士
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
常欲奮身以荅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叅預軍謀不可
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絶之

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𥳑然下列但無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之知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構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為養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後以迄於唐為後史記綱紀初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書中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

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慌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全因命著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祐吾其死矣於是遂絶年四十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果强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時人不知之也尤重交友之

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徵道人史懐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最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令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文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荆州倉曹槐里馬擇曰擇昔從父友王適獲陳君欣然忘我幼齡矣榆關之役君籌其謀戎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歷初君歸寧舊

山有掛冠之志予懷役南遊遘兹歡甚幽林清泉醉歌絃詠周覽所記倐徧岷峩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絶道㝠杳然若喪之幾延陵心許而彼巳亡天喪斯文我恨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録嗚呼陳君為不亡矣遂為贊曰

岷山導江㢠薄萬里浩瀚鴻溶東注滄海靈光氛氲上薄紫雲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塵子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大唐劒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户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鮮于公為故右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唐趙儋撰

公諱子昻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其先居於頴川五世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隱於郡武東山子孫因家焉生高祖湯湯為郡主簿湯生曾祖通通早卒生祖辯辯為郡豪傑辯生元敬瓌偉倜儻弱冠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而不求

報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朮殆十八年玄圖大象無不達嘗擬張平子風鑒比郭林宗公即文林元子也英傑過人彊學冠世詩可以諷筆可以削人罕雙全我能兼有年二十四文明元年進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於乾陵公乃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而壯之召見金華殿因言伯王大略君臣明道拜麟臺正字由是海內詞人靡然向風乃謂司馬相如楊子雲復起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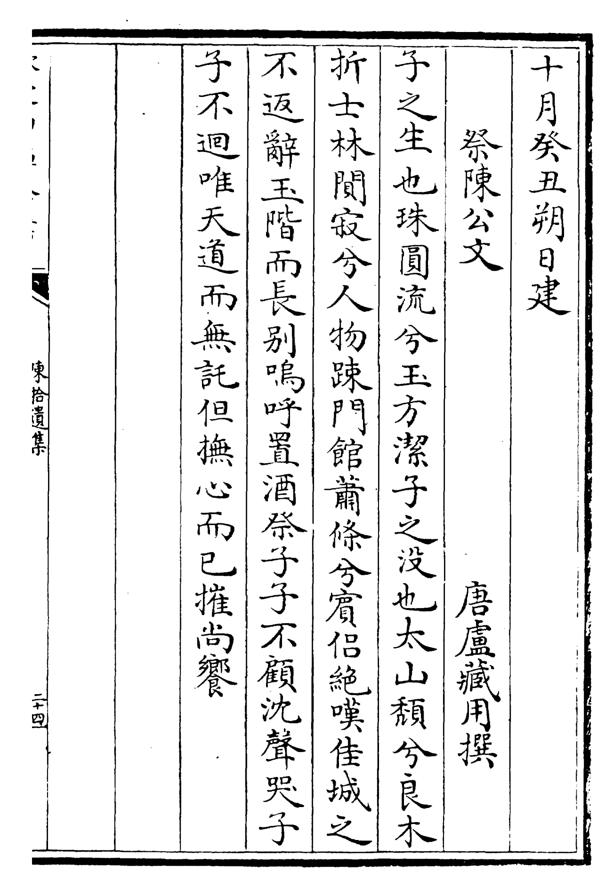
岷峩之間矣秩滿補右衛曹每上疏言政事詞旨切直因而觧罷稍遷右拾遺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屬之追及公參謀幃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没三軍震慴公乃進諌感激忠義料敵决策請分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奮不顧身上報於建安建安愎諌禮謝絶之但署以軍曹掌記而已公知不合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而流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

至性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復起柴毀滅性天下之人莫不傷歎年四十有二薨於射洪獨坐山有詩十首入正聲集十卷著於代友人黄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為之序以為文章道喪五百年得陳君焉由是大中之詞紙貴天下矣有子二人竝進士及第長曰光官至膳部郎中商州刺史仲曰斐歷河東藍田長安三尉卒官光有二子其長曰易甫監察御史次曰簡甫殿中侍御史斐生三子長曰靈甫次曰兢甫衆甫皆守緒業有名於代𠠶

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自受分閫之政也初年謀始立法二年人富知教三年㑹變於道乃謂幕賔曰陳文林散粟萬斛以賑鄉人得非司城子罕貸而不書予拾遺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得非臧文仲言立而不朽予於戲陳君道可以濟天下而命不通於天下才可以致堯舜而運不合於堯舜悲夫昔孔文舉為鄭玄署通德門蔡伯喈為陳寔立太丘頌異代思賢之意也況陳君顔閔之行管樂之材而守牧之臣

久闕旌表何哉爰命不學第叙豐碑表厥後來是則是
效其頌曰
有嬀之後封於陳國根深苗長世載明德文林大器質
匪雕刻學術鈎深風鑒詣極代公耿光喬玄藻識施不
求報退身自默岷峩降靈拾遺挺生氣總三象秀發五
行才同入室學匪獵精明明天后羣龍効庭矯矯長離
軒飛梁益封章屢抗矢陳刑辟匪君伊順惟鱗是逆九
德未行三命惟錫帝命建安遠征不伏咨公幕畫驍此

驥足惟王玩兵愎諫違卜忠言不納前軍欲覆遂登薊樓冀寫我憂大運茫茫天地悠悠沙麓氣衡大陰光流義士養微人誰造周嗟予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於感遇亦阮公之詠懐巳而巳而陳公之微意在斯表辭右省來歸温凊如何風樹不寧不令廬墓之側柴毁滅性管輅之才管輅之命惟國不幸非君之病我鮮于公中肅恭懿光明不融為君頌德穆如清風日月運安江漢流東不閉其文永昭文雄唐大歴六年歲次辛亥



十月癸丑朔日建

祭陳公文

唐盧藏用撰

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方潔子之没也太山頹兮良木折士林閒寂兮人物疎門館蕭條兮賔侶絶嘆佳城之不返辭玉階而長别嗚呼置酒祭子子不顧沈聲哭子子不迴唯天道而無託但撫心而已摧尚饗

陳拾遺集附録

謹案卷九第六頁前三行遂發凉鳳巴延兵以徇

之原本延訛蜒據唐書改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冠葢如雲原本葢訛益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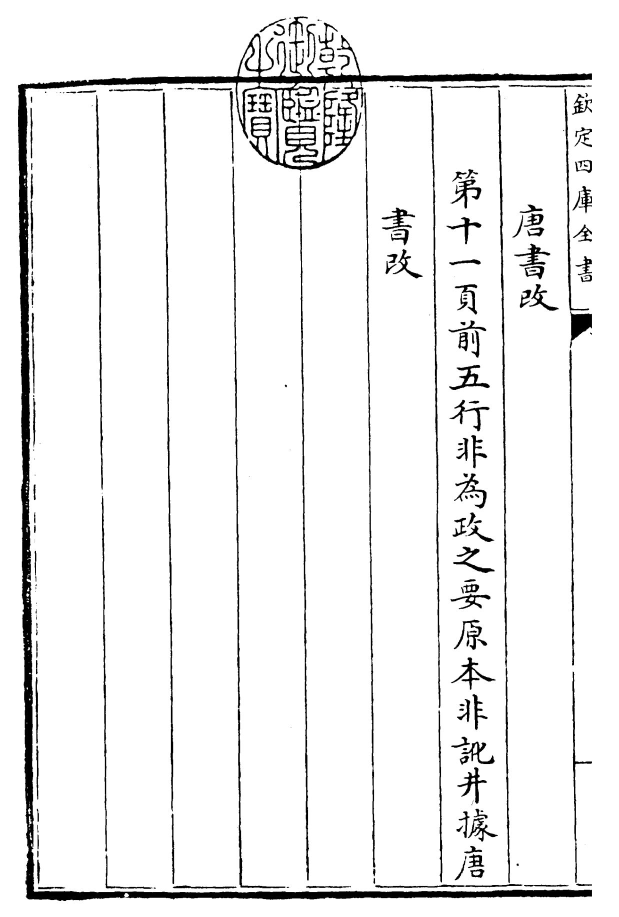
卷十第四頁前四行請公等訓勵兵馬共爲犄角

原本犄訛猗今改

附録第六頁後四行河北舉滄瀛趙鄭原本鄭訛

鄭據唐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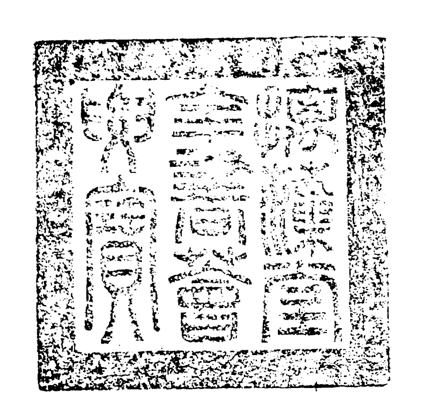
第七頁後七行甘州降戶四千帳原本四訛三據



唐書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非為政之要原本非訛并據唐

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